



对不起， 我来晚了

著 夏奈尔
/

上



静怡吃得满嘴都是巧克力。
她爬上吧台椅，对叶飞做了个鬼脸，
说道：「一个人超无聊的，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分开。」

对不起， 我来晚了

夏奈尔 / 著
● 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对不起,我来晚了 / 夏奈尔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52-3641-2

I. ①对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9151号

书 名 对不起,我来晚了

著 者 夏奈尔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孙红萍

特约编辑 戚兆磊 郑新新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4

字 数 283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641-2
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小说

对不起， 我来晚了

目录【上】

C O N T E N T S

- 第 一 章 改变方向的“T”字路口 /1
- 第 二 章 是否隐藏太久，爱情就会渐渐遗忘？ /28
- 第 三 章 逃离时光的岔道 /59
- 第 四 章 深陷爱情泥沼的女人 /79
- 第 五 章 一枚色彩斑斓的苹果 /96
- 第 六 章 爱笑的孩子总是讨人喜欢 /116
- 第 七 章 巴黎的浪漫 /141
- 第 八 章 想念叶飞的宠溺 /161
- 第 九 章 都是烂桃花 /192

对不起， 我来晚了

目录〔下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 十 章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/221
- 第 十 一 章 心的距离 /255
- 第 十 二 章 笨过笨蛋，傻过傻瓜 /277
- 第 十 三 章 山神与少女 /303
- 第 十 四 章 他们的关系，就似钟表上的指针 /320
- 第 十 五 章 卡洛王子 /347
- 第 十 六 章 超人长官 /369
- 第 十 七 章 给我生个亲戚 /391
- 第 十 八 章 一秒，已决生死 /407
- 第 十 九 章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 /425



第一章 改变方向的“T”字路口

静怡的生活，因她十三岁生日那天的一场车祸而彻底改变。

在这一日之前的静怡，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假小子，不肯留长发，淘气又贪玩，整日跟在哥哥静安的身边，与那群十二三岁的小男生一起，玩滑板、打篮球、游泳、大口大口地喝冰镇汽水……

初一那年暑假，她玩得毫无顾忌，晒得黝黑，她也因此更有理由拒绝妈妈给她精挑细选的粉红公主装。

静怡想，切蛋糕的时候，穿一身干净的白衬衫，配上西装短裤，定会拍出一张与哥哥一样帅气的留念照。

只是事与愿违，像几乎所有家庭一样，妈妈总是最有决定权的那一位，又最不好说服。所以，生日那天，静怡被迫套上那件粉红洋装，又穿上一双略有后跟的水红色凉鞋，妈妈手上还拿着一个扎有蝴蝶结的发箍，追着要给她戴上，将她吓得逃出门，一边逃一边向楼下喊：“静安，等我！我与你一起出去买生日蛋糕。”

静怡出了门才后悔，想返回又怕妈妈继续将她当圣诞树一样装饰。

她低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安安静静。既未故意扭动身体给静安制造骑行的麻烦，也未大着嗓门唱跑调的歌曲虐待周围人的听觉。她如此不寻常，静安当然很快察觉，一旦明白静怡是因为着装不适而羞于见人后，他即笑个不停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！”静怡生气地捶静安的后背。

“呵呵……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日，我不讲难听的话。”平时最不讲理的静安一下子变得很明事理。

“不就是想说我丑吗？是妈妈一定要给我套上这种难看的衣服。”

“不能怪衣服嘛，妹妹，一般来讲，女孩子穿上这种洋装不知道会有多美，可是你呀——”静安又忍不住笑出声，“我感觉自己载了一枚扎了蝴蝶结的煤炭哦。”

此类挖苦，静怡早已习惯。惹她生气，一向是静安的特长；反唇相讥，也让静怡乐在其中。而今日她却失了兴趣，只希望自己能像魔幻仙子那样懂得隐形，更希望在如此闷热的夏日中午，她的那些伙伴都躲在空调房里吃瓜，或在妈妈的命令下乖乖午睡，不要像往日那样在街上闲逛。

偏偏在她最忐忑的时候，静安兴奋地大叫：“嗨，静怡，快看，是季宇诚！还有虾皮和他哥哥，他们都在前面冰店呢，给他们看看你倾城绝代的样子！”

静怡前所未有的慌张，她扯住静安的衣服，难得哀求一次：“马上右转，右转啊，我们换条街走。”

静安脚上加劲，蹬得更快，可是靠近右手小道，他根本没有拐弯的意思，而是铆足了气力往前冲，打定主意要将静怡的怪样子呈现给大家欣赏。

走投无路的静怡决定跳车。

右手小道真是足够小，汽车无法进入，因此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，总有小孩在这里玩“狭长版”足球赛。叶飞尽量贴墙走，不打扰这群玩得起劲的小小足球队员。

饮料喝完，他将手中的易拉罐捏扁，随手要投入街口的大嘴青蛙垃圾筒，但受了周边气氛的影响，他难得起了童心，将罐子扔在脚下，打算玩一玩近距离点射，这可是他以前最热衷的街头游戏。可能是太久没有玩，又或许是罐体捏扁后让他找不到应有的感觉，这次他踢得过猛，角度偏高，饮料罐斜斜地擦过青蛙头顶，飞去了“T”字路口，而这时

正有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，车后座上一片粉红。

叶飞感觉那个易拉罐离粉红衣裙的女孩子至少还有一公分的距离，她却砰的一声掉下了自行车。叶飞连发呆吃惊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目之所及，已见一辆汽车冲过来，似乎都来不及刹车。

叶飞从未想过自己到底能有多大的爆发力，他只记得体育老师表扬过他的持久耐力。

后来这条街道上总是流传着一个有关“飞侠”的传说。传说的源头是对面马路上一位看门的老太太。

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她正坐在传达室门口一边扇凉一边无聊地看街上的风景。这条马路实在不宽阔，所以只有单行道。马路上无非往一个方向去的几辆车，或者是可能走向任何方向的几个人，但无论如何，都比一平方米大的值班室要有趣得多。

她先注意到一个男孩载着一个穿粉红衣裙、类似非洲公主的人物一路冲来，冲到与她视线平行的地方，女孩子忽然向前一跃，从疾行的自行车上跳了下来，跌倒的地方正是马路中央。这让后面紧跟的一辆汽车着了慌，刹车或是转向避开似乎都太迟。

老太太以为自己会见证一场惨祸，她惊叫的同时看见一条人影从对面的街巷冲出来，用守门员扑球的动作将非洲公主推上人行道，他却被急刹车后依然前冲的汽车撞了出去。

在值班室隔壁卖水果的老张肯定了老太太的说法，他说：“真的很快，我本来在打瞌睡，忽然咣当一响，一个易拉罐掉在我的躺椅边将我惊醒，一睁眼即看见他飞过来，把‘非洲公主’救了。他的速度是那样快，我根本无法看清是谁，直至他被撞倒，我才知道他是红袖奶奶的孙子，真不愧是阿飞。”

以上两个故事是最真实的事件版本，而后经过无数次改版的“飞侠救公主”的街道故事已经升级为类似玄幻小说的巨作，甚至有人慕名而来寻访“飞侠”。

改版后的故事，叶飞有幸在几个月后听过一次。初时他认为是几个青年人在讨论新出的好莱坞电影，以为继《蜘蛛侠》《蝙蝠侠》之后，

爱幻想的人们又创造出一位无敌盖世、救世人于水火的飞侠英雄，听到最后一句，他才知道是在讲自己。不经意，他已经成为传奇。

最后那句话是：“真是太可惜，一直不知这位阿飞的真名，否则可以找到他家里去，诚心求他收我们做徒弟啊，至少让他告诉我们他被什么动物咬过，才拥有这种神奇力量。”

是啦，忘记要交代一下，叶飞这个名字，在他出生后第三天已被定下，却因这场事故闻名，被人们误以为是个好听易记的外号。静怡也因这传闻，从此被叫作“非洲公主”。不过确切地讲，也只有叶飞当面这样叫她。

静怡长大点后一直在想：这个“T”字路口的事故，是否有着某种内在含义？这场事故让原本不可能交汇的人聚首，却又让某些本可包藏的事情败露。说到底，她的生活也在这一天经过了一个改变方向的“T”字路口。

静怡与叶飞一起被送往医院。静怡流的血不少，虽痛得要命，好在受的伤不打紧，只是手掌与膝盖被擦破几块皮，叶飞却是左手手腕骨折，身上多处被撞伤。

“即使恢复，左手五指的功能还是会受些影响，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灵活。”医生见病人表情沮丧，赶快安慰，“已经很庆幸当时车速不是太快，否则断掉的可不止一根手骨。”

这个医生安慰人的本领比他接骨的本领差太远。叶飞不想再听，扭头去看窗外夕阳，它斜斜探入病房，令室内过于凄凉惨淡的专属于医院的白色染上一层暖暖的金红晕迹。窗外有几棵挺拔的杨树，翠绿的叶片随风摇晃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仿若许多小精灵穿着金色舞鞋在叶面上舞蹈。

叶飞看得入了迷。医生关门离去。

走廊里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静怡的父母与医生交谈的声音，另一双脚则继续前行，开了门进到屋内。

叶飞心里暗叹口气，闭上眼睛装睡。这里可是特级护理病房，需要

什么按铃即可，每日三餐都有特供，实在不需他们早晚请安，询问有何需求。

他不习惯与人过多交往，更不习惯被人重视。要知道，他在学校不多言，不做出格的事，不参加任何可显示他才华的比赛，不迟到也不早退，每次考试都考中等，分数既不高也不低。这样的学生最易被老师与同学遗忘。与他同班两年的同学说起他来，有时都会讲，那个个子高高瘦瘦的，坐最后一排的同学，到底叫什么来着，忘记了……

若不是手术后醒来，见到静怡的母亲坐在他面前，双眼哭得红肿，声音都哑掉了，他才不会这样耐着性子受人骚扰这么多天。

叶飞听到静怡轻手轻脚地走过来。不要以为“非洲公主”因为故事而变得文静，她轻手轻脚是因为手掌与膝盖上的纱布还未拆，动作太大会痛。

叶飞忽然闻到一股清香的洗浴液的味道，脸上扑来热热的鼻息。他睁开眼，对几乎压在自己脸上的一颗大脑袋喝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静怡显然受了惊吓，猛一抬头，手一松，一只甲虫从她手中逃逸，迎着阳光扇着翅膀飞向窗外。

她很生气，皱眉道：“公共场合小声讲话是美德，你们老师没有教过你？”

叶飞早就领教过她的牙尖嘴利，要论吵架，他绝对与身经百战的静怡相差太远。他只能说：“你们不用每天都来的，我现在要睡觉，能不能麻烦你出去？”

静怡自己搬个椅子坐好，说道：“好奇怪，你以为我愿意来？妈妈说你救了我，不来看望是不懂礼貌，没教养。”

“好啦，你现在已经看望过了，可以走了。”叶飞尽量将口气放和缓。他素不合群，与同龄人无太多言语，更缺乏与小孩子打交道的经验。

“你说走我就走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”静怡才不买账，小心地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“每次看到你都是一副好了不起的样子，不要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必须听你的话，才不会。再说那辆汽车已经刹了车，根本撞不上我。你根本就是自己跌了跤，就假装救人。”

与静安唇枪舌剑十几年，静怡无论是有理还是无理都可以讲得理直气壮，似有真凭实据。这回叶飞是真的头痛想睡觉了。

孔子曾讲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也不知这位圣人是否设想过，若这个小人恰恰正是一位女子，又何止是“难养”这么简单。

静怡看叶飞闭着眼睛不理她，反而觉得无趣，与他吵架真不尽兴。实在无事可做，她开始仔细观察面前的大男生。

他的头发偏长，又因几日卧床显得有些乱了，但乱得不难看，反似更帅气。他的脸俊美得恰到好处，且不失阳刚，眉形长得很漂亮，鼻子直挺，只是唇略显苍白。眼睛紧闭着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扇形的阴影。静怡觉得这个少年很耐看，前几天光顾着与他吵架，完全没有注意。

叶飞被目光灼灼的静怡盯得不自在，他无法翻身，只能将脸转向内墙，说道：“你妈妈没有告诉你，这样盯着人看很不礼貌？”

出乎意料，静怡未像往日那样急着反击，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道：“哦，是吗——这样也是不礼貌啊。我每日都会去看杨亦峰呢，他坐在我斜后面，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，长得很好看。”

叶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，不由得睁开眼睛。

静怡继续说道：“他可从未讲过我不礼貌，看到我看他，有时还会对我笑一下。”

叶飞刚才的气闷一下子全消散了，忍不住笑，他并非一个多话的人，却忽然有了聊天的兴致。他重新转回脸，左手垫在脑后，问道：“看来你很喜欢他了？”

“挺喜欢。”静怡一点不扭捏，点头肯定。

叶飞说：“那么有没有找机会同他讲话，约他出去玩呢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静怡小眉毛又拧起，不解地说道，“我每天上课都可以看到他，想看就转头看两下……他长得好看，我就看看，为什么要约他来玩？他讲话声音小小的，又很斯文地戴了眼镜，我多看两下，他还会脸红。这种男孩子，我才不喜欢同他玩。再说可以陪我玩的人可多啦，好多呢，他们跳水从不怕的，再高的台子都敢爬上去。”

叶飞这回是真的笑出了声。这个“非洲公主”原来完全不懂情事，她看男生只是因为他好看，纯粹的欣赏角度，不沾惹一点情爱。那个脸红的男生估计要会错意。

因为笑得太开心，拉动身上几处被撞伤的肌肉，叶飞一边笑一边拧眉，把静怡看得一头雾水，搞不清他的表情含义。

叶飞止住笑，讲道：“以后还是少看他吧，否则他会以为你在暗示喜欢他。”

静怡很不以为意，说道：“什么暗示啊，我要喜欢他，肯定大声告诉他，我要不讲，肯定是不喜欢啰。”

“好吧。”叶飞说，“看来我们有代沟，看事物的角度和想法完全不一样。”

静怡很赞同，说道：“谁让你那么老了嘛。”

这回叶飞大笑。居然有人讲他老，他不过十八岁啊。

静怡的父母在这时推门而入，看见叶飞正笑得开心，他们也随之高兴起来，以为今天的谈话会比之前要容易。在静怡的父母眼中，叶飞是个难处的冷漠少年，但好在有礼貌，问他的话，多少会回答，然而一旦涉及他的父母，谈话即出现僵局。可无论叶飞如何故作老成，在大人眼中，他还只是一个大孩子，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不通知他的父母似乎礼数不全。

“可是，救静怡的是我，不是我父母，实在不用烦劳他们两个来参加答谢宴。另外，静怡摔下车，与我也有关系，我救她理所当然，你们根本不用谢我，倒是我要多谢你们一直照顾。”

叶飞的理论，让现场三位都听得愕然。静怡的父母感觉现在的小孩子都很高尚，喜欢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；静安说他将车骑太快，害妹妹掉下去；静怡却说与哥哥无关，是她自己跳下车躲避那些朋友；而现在，又有一位主动承认错误的。

他们都想知道原因，但叶飞不想讲。一个空饮料罐将人砸下车，听起来似乎很不可能，却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。

待探望者要离开，叶飞提出一个请求：请他们不要再来探望，直至他出院的那一日。

这个请求让静怡的父母无法理解又有些尴尬，他们也只能归咎于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实在是又深又宽，已经达到让他们无法正常沟通的地步。

静怡帮忙带上门，却又探出半个脑袋对叶飞眨下眼，说道：“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让人烦呢，如果可能，我也不想天天见。”

说完，她将门关上，轻手轻脚地离开。

叶飞躺在床上露出一个苦笑。静怡猜错了他的心思，完全猜错。毕竟，她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

等到出院那日，静怡兄妹与父母捧了鲜花来接叶飞出院，到医院才发现，他居然逃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联络资讯，只在一张卡片上留下两个字：谢谢。

大家将这张卡片传看。

到底谁应当谢谁，又是谁欠了谁。叶飞与静怡的故事，一开始就无法分清究竟谁是谁非。

叶飞并未逃脱太久，确切地说，三十六天。

那一日天气很好，秋高气爽，叶飞的心情也相对较好，他下楼买了一些食物及日常用品，进了电梯，按下数字“15”。

这里的楼好怪，与3、4有关的数字都不存在。叶飞住在11楼，却因为3、4与13、14被剔除，他即住在15楼。很搞笑是不是，可这是事实。

“天富花园”是这座城市第一个带电梯又有物业管理的高档住宅小区。这里原本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泊，岸边种了好多垂柳，湖中有鱼，也有很多水鸟。这里曾是大家散步或野餐的最佳选择地，也是情侣们最喜欢的去处。

可是有一天，有位很有钱的地产商将这片湖泊全买下，再连日连夜运来许多垃圾，将湖泊填埋成实地，而后平地起高楼，很快就建起一片豪华大厦。花园内部置有小小园林，又挖了几条弯来弯去的沟养了几尾鱼。

“天富花园”的大堂造得极奢华，小区里又配有超神气的保安，让住在这里的人感觉很尊贵荣耀。

静怡被挡在入口，直至保安与业主确认了她的身份后，才放她入内。

今天是季宇诚生日，家中给他开了一个生日会，许可他邀请要好的朋友。静安一早已过来，静怡今日迟到了。

叶飞正在等电梯门合上，忽然看到一个小男生滑冲过来，叶飞赶快帮他按开门键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电梯门将男孩子手中端着的那盒草仔娃娃狠劲挤咬一口，才重新退缩，开了门。

小男生先是低头惊叫：“我的草仔娃娃。”然后仰头，再次惊叫，“叶飞！”

叶飞这才看清楚，“小男生”原来是静怡。他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，好像刚才被电梯夹住的，不是草仔娃娃，而是他。

静怡却没有觉察，她完全处在兴奋的状态中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
“你跑掉了，我们都很想你。我与妈妈去你原来住的地方找过，就是那个卖水果的张伯嘛，他告诉的地址。他讲以前常常帮你奶奶送水果去家里。可是，猜猜看，我们找到了没有？没有哎！你都搬走好多年了。张伯还讲似乎去年还帮你家送过水果，老人家是不是很健忘？”

叶飞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活泼的小女生能轻易改变他的心情，让他笑开怀。

到了十五楼，叶飞出电梯，他侧着身体挡住电梯的感应线，对静怡嘱咐：“不要告诉别人我住这里。”

“为什么你每次见了我，都要给我下命令？！”静怡撇了嘴，很不爽。

叶飞无奈地说：“‘非洲公主’，我没有给你命令啊，这是请求。”

静怡思维敏捷，绝不放过任何机会，她马上呈上挤爆的草仔娃娃，说：“如果你帮我修好它，我就答应。”

叶飞没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被小孩子威胁，但如果他想求清静，就只有认命。

叶飞的家干净整洁得过分，家具更是精简到了极致。室内见不到一丝多余的装饰或摆设，所以显得很空旷。

静怡猜想奶奶到了这里肯定会失望。她没有办法从沙发缝里揪出一只袜子，或是从哪个柜子底下捞起一副刀叉，更没有机会抱怨小孩子们乱丢东西，每天收拾捡捡累到腰痛。

“你确信住这里？”静怡站在玄关不肯进去，这里过于干净，让她很不适应。她怀疑这只是卖房用的样品屋。类似这样的高档住宅，近几年也多起来，逐渐成为风尚，静怡曾随父母去看过几处。

叶飞不愿与她解释，径自走进半开放式厨房，将物品一一塞入冰箱或是放进壁柜。静怡看了一会儿自己灰脏的球鞋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在暗棕黄的木地板上留下点点脚印。

“你不用跟着我，去沙发上坐。”叶飞被她黏得无法迈步，只能建议她走开，并随手从冰箱中抽出一支甜筒递给她。

静怡很高兴地接过，脸上笑容满溢，好似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物品。

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家伙。叶飞心里想。他倒了杯水坐在吧台上喝，却见静怡捧着甜筒在阳光下仔细看。

“‘非洲公主’，你又在做什么？”他不得不对这种奇怪行为提问。

静怡看也不看他，自顾自转动甜筒认真检查，回答道：“我在看你有没有在上面加料啊——这个绿色的东西好奇怪，不会是芥末？”

叶飞忍俊不禁：“你与静安真够胡闹的。”

静怡看过闻过，终于放心吃。她说：“跟他一起总是好快乐，我真感谢妈妈给我生了个双胞胎哥哥陪我玩，否则生活会有多寂寞。你看那些独生子女，那样孤单，你呢，也是独生子女吗？”

叶飞点头，说：“还好，没你想象的那么孤独……说起来，我还蛮喜欢一个人。”

静怡吃得一嘴都是巧克力。她爬上吧台椅，对叶飞做个怪脸，讲道：“一个人可超无聊的。有一次哥哥去姑姑家，两天不在，我们开始还挺开心，可是马上发现缺一个人后做什么事都无精打采，那两天过得

真艰难，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分开。”

“不可能不分开，长大后各自会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“哦，妈妈也喜欢这样说。她总是说：‘你们两个不要吵架了，有什么好吵，长大分开后，会想念现在在一起的日子。’可是妈妈挺笨的，她不知道我们就喜欢在一起吵架，再说嘛，我们决定长大后也在一起，不分开。”

“孩子气。”叶飞心里说，他喝光杯中的水，递给“非洲公主”一张纸巾，说道：“有一天，你会发现有个男生比静安还好玩，也许你就愿意与静安分开了。”

“才不会。”静怡一边擦嘴一边讲，“不会有人比静安更好玩。他很有本事的，明明妈妈才从商场买来的雪糕，盒子都封得好好，还是我亲手打开，可是里面的草莓甜酱居然全是指天椒粉末呢。”她自己觉得好笑了，咯咯咯地笑了一会儿，才接着讲，“所以我现在要时刻保持谨慎嘛，这叫……防微杜渐。”

叶飞站起身来，顺手拍了一下她的头，讲：“成语用错了，是防患于未然！”

静怡侧头想了想，觉得这两个成语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。叶飞也不同她解释，那是语文老师的工作，与他无关。他现在要赶快修好草仔娃娃，打发这个吵死人的小孩子离开。

静怡跟他到房间，看他打开壁柜寻找工具，有一排壁柜里居然全是排列整齐的书。难怪他家里这么整洁，原来所有的东西都藏在这里。

“不只是壁柜的功劳，”叶飞说，“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家没有乱扔东西的小孩子。”

“我们家也没有。”静怡直接睁眼说瞎话。

叶飞的手很灵巧。静怡发现他习惯用左手做事，受伤后虽受影响，但并不妨碍他做点针线活。他先将挤扁的草仔娃娃揉到差不多又圆滚滚，断掉的草茎直接全剪掉，又剪了一条小小的蓝色三角巾扎在它的头上，用针线固定好，将头顶夹破的地方遮盖住，再做了一件可爱的白T

恤，无人可发现它肚子上有伤痕。

叶飞三两下做好，将草仔娃娃交还给静怡，让她又雀跃起来。她要了一支马克笔，打算在那个小小T恤上写“季宇诚，生日快乐”。

她没有把握好字体大小，只是“季宇诚”三个字就已经将T恤全塞满了，只好放弃后面的祝福，努力在一个小角落里找了个位置，写下一个小小的“怡”字，再随手画个小装饰。

一切妥当，静怡与叶飞道别，高高兴兴地跑了。

季宇诚原来住在叶飞家的右下角。叶飞坐在飘窗上喝茶看书时，看见下面阳台上不时有戴着节日纸帽的小孩子跑出来，玩得满头大汗，笑得喘不过气。静怡追着人欺负，也跑来几次，最后一次，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吹肥皂泡，难得安静。

叶飞看着她笑得无忧无虑的侧脸，心里很羡慕。这样快乐的孩子，一定是来自一个快乐宠溺的家庭。

肥皂泡泛着七彩的幸福光芒，摇摇晃晃地四处乱飞，有一只爬升在他的窗外，叶飞还来不及赞叹它的美丽，它已经砰一下，无声碎裂。

叶飞虽喜欢看楼下那群小孩子歇斯底里地吵闹，但他还是愿意独自生活，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，随心所欲，没有与任何人的碰撞，也不用讲谢谢对不起。

静怡已经十三岁，却还是个孩子，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。叶飞十三岁时已经有了第一次梦遗，看见喜欢的女孩子会脸红，心跳加速。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暗恋，而后又独自失恋。

初中已不再有无聊沉闷的家长会，他也无须再烦劳奶奶去参加。初中第二年，他将奶奶送回她的村庄，从此一个人自理一切。

他懂得如何管理账户中的钱，按时缴纳各种生活必需的费用，也知道去超级市场挑选时令蔬果。每个季节适时添减衣物，每日用心做出像样的三餐。如果不小心生病，他会及时去楼下的社区医务站，并认真吃药。有时在夜深人静时经历一场高烧的忽然侵袭，第二天起床，他洗去